

另一种鼓励与鞭策

纪江明(松阳)

2005年初春的一天,我到龙泉办事,在龙泉报社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,第一次见到闻欣老师。时任龙泉报副总编王振春介绍我是“以前写小说的”,闻欣老师从椅子上站起来,和蔼地说:“我看过你的小说。”

王振春和闻欣老师的话让我心里一阵发虚。我是1985年读高二时喜欢上文学的。这种“爱”让人欲罢不能,阅读和写作一度让我的数学成绩直线下降。大学四年,我沉湎于文学,英语、古代汉语等差点“挂科”。及至参加工作,仍痴心不改。4年后,以“停薪留职”的方式离开松阳,赴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。此后10年,我辗转北京、温州,最后落脚丽水,为了生活已经放弃了写作。此番与闻欣老师见面,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出现的。我在丽水开办了一家印务公司,从事出版策划和印刷。公司正组织出版一套《绿谷风丛书》,闻欣老师的散文集《远去的背影》入编其中,我是过来和闻欣老师谈“生意”的。王振春的介绍和闻欣老师的话让我想起曾经对写作的迷恋,心中升起一股“背叛”文学的负疚感。

闻欣老师正在校阅报纸的副刊版,上面勾勾画画通红一片。我不禁感慨,龙泉的文学爱好者何其幸运。此前我与闻欣老师缘悭一面,但我早就得知,他在文联时,十几年如一日,扶掖新人;退休后到报社,字斟句酌修改、润色文稿。写作虽然与个人先天的禀赋、后天的努力分不开,但在蹒跚学步时,有一个人在边上扶持,在前面引导,在你灰心的时候不断鼓励,就可以少跌几个跟头,少走一些弯路,信心满怀往前走。

事实上,在感慨的同时,我心里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。我在松阳工作的那几年,现实和爱好是相背离的。教书非我愿,写作又一直低徊无进步。没有人指点我,如何寻找现实和爱好两者之间的平衡点,我心中充满了苦闷和彷徨,最后只好选择离开。

2005年冬的一天,我又一次来到龙泉。还是那间办公室,闻欣老师依然在“捉字”。我依然是“商人”的身份,但这次是来负荆请罪的。《绿谷风丛书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,共收入12本个人和单位编著的书籍,是丽水市首套由国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丛书。其他都没问题,唯独闻欣老师的《远去的背影》出现了一点小失误,制版时,其中一个页面没有镜像,导致印刷出来时成了反字。这个页面只有5行字,字虽然反了,仔细看,还是能辨识出来。如果返工,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我心中非常忐忑,既想得到闻欣老师的原谅,又对犯下的错误自责不已。这套书是我到丽水后

的“第一炮”,有11本是个人作品集,文友们因为信任才支持我。更何况,从事这份工作,我自忖找到了一条将爱好和工作完美结合的道路——即使远离了写作,但为爱好文学的人编排、校稿、印刷和出版,虽然是作“嫁衣裳”,我仍旧在文学现场。

闻欣老师听完我的“解释”,蔼然一笑,说:“只几行字,没关系的,没关系的。”

闻欣老师的话让我如释重负,但同时也让我感觉自己的“狭隘”和“短视”。回丽水后,我吩咐厂里对书籍进行纠正。一切完毕后,举行了《绿谷风丛书》的首发式。

10年后的春天,我与闻欣老师又有一次交集。《绿谷风丛书》出版后,公司每年推出一套丛书,为个人作者提供出版印刷服务。2015年,公司有3套丛书推出,其中一套《万象丛书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,闻欣老师的诗集《静坐沧桑》入编其中。

此次面见闻欣老师,我的心里依旧忐忑。《万象丛书》共收入8本作品集,出版社收到书稿后,建议闻欣老师的书稿改书名。我知道这可不是小事,作者在整理书稿时,一切都是围绕书名而展开案牍工作的,从篇目安排到前言、后记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闻欣老师已经80多岁了,我在自责没与出版社做好前期沟通的同时,又担心老人家重编书稿会推迟出版时间。

此前,王振春调任文联主席,闻欣老师也从报社转到文联,帮忙编辑《龙泉人文》杂志。来龙泉的前两天,我已让王振春向闻欣老师转达了改书名的事情。在文联略微比报社宽敞一点的办公室里,刚寒暄几句,闻欣老师就拿出一沓文稿,是书名改为《回游》后要调整的内容——老人家用两天时间就把我的担心给消除了……

如今,龙泉文坛活跃着一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、作家,中国作协会员江晨、流泉、莫子易,省、市作协会员洪峰、陈小龙、吴向东、王啸林、王远长、蒋世荣、魏东明、金少芬、王慧……都得到过闻欣老师的悉心指导,他们都尊称其为“应老师”。我出生在松阳,在爱好文学的“懵懂”期末遇到闻欣老师,未结识龙泉的文友们,这是我的遗憾。但我在事业的“青涩”期遇到了闻欣老师,他的宽容、慈和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;在事业发展的同时,得到了龙泉流泉、江晨等文友鼓励,我重回写作队伍,这是我的幸运。

赶机人的臆想

潘宇浩(松阳)

深夜的机场很安静,店铺关了门,为半夜赶路的人,留出清冷,带走欲望,在这里的人都渴望早点出发,却也不敢晚来,和赶不上趟的未知恐惧比,心知肚明的无聊等候,成为一方公认的偏方。

飞机对于世界而言,是一贴有效却又闷热的药膏。

随着飞机的缓缓拉升,所有人都在揣测今天的机长的水平如何,一个猛升,所有人,都不敢说话了,唯有心情自然的机组人员,是我心里维系乘客与机长之间的信任担当。

密闭的空间里焖着轰鸣,却把不少人“哄”得昏昏欲睡,我也不同于儿时,现在没有了对坐飞机的渴望,我对它更加熟悉,却也有了恐惧,也大概懂了当时大人人们的恐惧,仿佛是没盖盖子的玻璃瓶,放在桌上明明很稳,却依旧会担心它的坠落。

飞机上的人不再看机上的杂志,而是看着手机里的电子书,这是时代的变化,虽然也只是让人们在这个自带雷声的铁罐里多了一到两件玩物,但也依旧有人延续传统,在这个一座不够两座太多的座位上,鼾鼾睡去。

而我仍如以前一样,看着餐车从尾推到头,依旧会想,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从尾部开始发,现在意识到了,因为商务舱在最前面。

从前的我会尽可能选更贵的座位,但现在不会了,因为既然终点都一样,就不必为过程中的一点“不及”付出过多的代价,况且我和他们吃的都是同一种几乎只有花生的什锦果仁。

不过我还是会努力选个窗边的位置,不停地看着窗下的景色。

小时候的我会幻想自己是特工,在这个“公开场合”执行“秘密任务”,仿佛小小手腕上连接着事关宇宙存亡的通信信号,那个小窗就是拯救世界的秘密通道。

现在的我看着城市在这个入秋的季节发出暖光,楼宇间框不出一扇处于漂泊者的窗,云若薄纱一般缓缓盖上夜色,却有努力从缝隙里探出的灯火,像极了每一个不愿在平静中安然睡去的抗议。而后城市遇到山林,公路无法实现对黑暗的围剿,反成夜里让人看了孤单的寂寥,但公路却像河流,点亮名为乡村的湖泊。城市里会有安然入睡的人,乡村里也有熬夜奋战的人,只是前者显得清高,后者显得孤僻,前者可能是有恃无恐,后者肯定会被乡村所抛弃,且他的终点,也可能是城市。

我看着窗下的暖光,却更感到凉,我随着飞机的拉升,依旧望不见世界的边界,我融进了轰隆的噪音,却始终被它轰醒,地上的路灯盖住了路,黑夜里的山被黑色包裹,我想看看此刻有无依旧奔波的人,却被距离拦住了车灯的传播,也忘记了,我也是奔波中的一人。

飞机是群居的臆想,埋没的念想,休憩的冥想。有人靠它绕过日月,有人靠它行山望海,有人靠它知晓前路,到最后,待飞机平稳降落,最想与朋友述说的,是见过飞机下方的云。

两代人的 《处州晚报》情

吴严林(庆元)

2002年9月我考进丽水师专,激情如火,像脱缰野马到处寻找快乐的事情做。团支部书记和我说,班上的郑同学家里很贫困需要帮忙。于是我们闻风而动,召开班委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决定上街卖报纸,赚钱给郑同学。

说干就干,我和几位男生跑到丽水日报社联系到报社领导。依然记得当时报纸市价五角钱,报社领导听说我们是学生上街义卖,给我们三角钱一份。于是我和几个同学在同一条街上,一家家问过去。有些老板一听说义卖,以为免费赠送,我们表明来意,也十分友好都愿意买一份看看。记得很清楚,报纸内容很多,很精彩,五角钱可以看到许多,确实也划算。遇到大方的店主直接给我们五元,我们一群人高兴地手舞足蹈。那时在丽水师专食堂,二元钱可以吃到一荤两素的菜。一个下午总共卖出三百多份报纸,合计挣到六十几块钱,许多同学都累得讲不出话。除去成本余下净赚的都给了郑同学。我们学的是英语教育专业,班上只有五位男生,其余有二十八女生,如今回想真是苦了一群女生。纸上得来终觉浅,卖报终知钱难赚。

2018年《处州晚报》编辑部发起小记者跑两会。我女儿吴玥琪到丽水参加面试,评委被她可爱又大方的演讲吸引,录取为跑两会的小记者。她说,她喜欢写作文和学过演讲与主持。她最喜欢金校长跳鬼步舞云云。女儿从此喜欢上写作文。她的作文《我家是个老虎窝》《我的一张老照片》等发表在《处州晚报》上。2019年她获得优秀小记者的称号。她把领来的稿费和发表文章的报纸折叠整齐收藏在荣誉册子里。

我在学生王军的鼓励下,拣起多年前的爱好书写自己的心得。前不久在《处州晚报》发表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《用“五心”趣读书》。《处州晚报》一直在身边,如今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,只是与以往不同,我在手机上随时可以看到数字报,时代在变迁,环境在变化,社会在进步。

周六我一直在收集自己需要的报纸,电信局旁边报刊亭还开着,可是一问《处州晚报》没有出售,再问其他文学期刊也没有,许多杂志摆在架子上沾满灰尘。15年前这个报刊亭是妻子的朋友开的,我们经常在这里聊天,看报纸买杂志。时过境迁,纸质的报纸竟然成了稀缺之物。感叹时代的发展,生活更便捷,手中有掌中宝可以看遍世界。坐地日行八万里,巡天遥看一千河。手机可以收看所有的资讯,在手机上应有尽有。但是我依然青睐原生态的报纸,因为喜欢报纸特殊的墨香。周末泡一杯茶,品读报纸里面的文章,小女儿刚上一年级,也围在旁边看报,最是陶醉。

看《处州晚报》可以追忆在读书时代的青春年华,读上面文章可以收悉南名湖畔的四季变化,曾几何时畅想带着家人重游厦河塔,在山巅高歌一曲:养生福地,秀山丽水……